

*Princess
Elizabeth's
Spy*

伊丽莎白的间谍

[美] 苏珊·伊利亚·麦克尼尔 著
曾雅雯 译

没有终局的成功，也没有致命的失败，
重要的是继续前进的勇气
——温斯顿·丘吉尔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Princess
Elizabeth's
Spy*

伊丽莎白的间谍

[美] 苏珊·伊利亚·麦克尼尔 著

曾雅雯 译

Princess Elizabeth's Spy: A NOVEL by SUSAN ELIA MACNEAL

Copyright © 2012 by SUSAN ELIA MACNEAL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allantine Books, an imprint of The Random House

Publishing Group,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3 Chongqing Green Cultur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版贸核渝字(2013)第 174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伊丽莎白的间谍 / (美) 麦克尼尔著; 曾雅雯译.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4.6

书名原文: Princess Elizabeth's spy

ISBN 978-7-229-07593-4

I. ①伊… II. ①麦… ②曾… III. ①间谍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27633 号

伊丽莎白的间谍

YILISHABAI DE JIANDIE

[美] 苏珊·伊利亚·麦克尼尔 / 著 曾雅雯 / 译

出版人: 罗小卫

责任编辑: 陈渝生

责任校对: 杨 婧

装帧设计: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 王芳甜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自贡兴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cqpbs.tmall.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680mm×980mm 1/16 印张: 21.5 字数: 332 千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9-07593-4

定价: 3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谨以此书献给朱蒂斯·默克尔·莱利(1942—2010),她是我的导师、朋友,也是玛姬·霍尔普的人物原型。在此我对她表示深深的谢意和敬意。

所谓密码,即按特定的法则编成,用于将明的信息变换为密的信息——或将密的信息变换为明的信息——以实现秘密通信的手段。编制密码可用手工、机械或电子技术实现,可对文字、声音、图像和数据等进行加密或解密。

——《至高机密:布莱切利公园》中对“密码”一词的解释

序幕

里斯本的正午，阳光耀眼而刺目。几乎所有人都在室内午休，可是温莎公爵——曾经的英国国王爱德华八世——却保持着他的英国习惯，尽管这里已不是英国本土，而是一水之隔的欧洲大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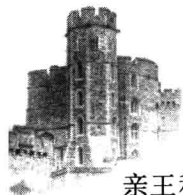
此刻他和他的妻子沃利斯·辛普森一起坐在“欧罗巴”咖啡馆外面，这间咖啡馆颇受游客——尤其是英国移民——的青睐。他为这个女人放弃了王位，而现在的她则被人称为“温莎公爵夫人”。咖啡馆外的城市广场非常空旷，只有一对年轻的美国夫妇手挽着手正在散步。广场里还有为数不多的鸽子昂首阔步地走着，不时在地上的尘土中啄食着面包屑。

沃利斯的身材苗条而优雅，猩红色的“夏帕瑞丽”套装更加凸显气质。她的上衣别了一只火烈鸟宝石胸针，还戴着一副墨镜。沃利斯小口小口地抿着一杯加了苏打水的金巴利苦酒，冰块在她的高脚杯里相互碰撞，“叮当”作响。身材瘦小、留着一头金发的公爵坐在她的身旁，把玩着一杯血橙汁，漫不经心地读着《泰晤士报》。公爵不过才四十六岁，但是放弃王位带给他的压力，以及随之而来被皇室驱逐的舛途，使得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更衰老一些。

忽然，一个人影不合时宜地从公爵正在阅读的报纸上掠过。公爵有些愠怒地抬头张望，不过当他看清面前这个人时，不由得咧开嘴笑了起来。来人是瓦尔特·施伦堡，盖世太保头目海因里希·西姆莱的私人助理，也是帝国中央保安局的副首领。

“施伦堡！很高兴见到你！请坐。”公爵温和地说。

“谢谢您，殿下。”施伦堡用不太纯正的英语回答道，然后坐在精美的铁线椅上。公爵和公爵夫人曾在战前去到德国，与黑森州的菲利普



亲王和阿道夫·希特勒会面，从那时起他们就和施伦堡成了朋友。

“你好，瓦尔特。”沃利斯也跟他打招呼。

施伦堡取下画有骷髅旗的纳粹遮阳帽，露出一头浓密的棕色头发，他的头发从中间向两侧分开，涂了厚厚的发胶，在阳光下闪闪发亮。“下午好，殿下。”他对沃利斯说，“我可以称赞您今天看起来尤其漂亮吗？”他那张棱角分明的脸上展露出一个微笑，这让他的面容看上去略微柔和了一些。

“谢谢你，施伦堡。”她回答道。刚才他用了“殿下”这个称呼，令她感到很满意，当初他们去希特勒位于巴伐利亚阿尔卑斯山的伯格霍夫别墅拜访时，希特勒也是这样称呼她的。从严格意义上讲，希特勒和施伦堡都没有必要用这样的头衔来称谓她，因为她从来没有被现任国王授予过殿下的身份，甚至还遭受冷遇。而国王的妻子——也就是伊丽莎白王后——提到沃利斯时，只是很不屑地把她称作“那个女人”。

当沃利斯把手递给施伦堡并接受对方的礼仪亲吻时，蓝调时光与东瀛之花的香味在高温的催化下从她身体四周更快地散发出来。这就是所谓的“沃利斯的招牌式香水”的特色，确切地说，是康乃馨和橡苔融聚在一起的令人陶醉的混合香味。

“昨天晚上，他们朝我们的窗户扔了一块石头，施伦堡。”公爵皱着眉头说，“打碎了窗户的玻璃。他们完全有可能杀死我们。”

“我知道，殿下。真可怕，这真是糟透了。”他的确知道此事，正是施伦堡本人策划安排了那起投石事件，目的是为了使温莎公爵夫妇受到惊吓，借此表明英国情报处该受责备。如果温莎公爵夫妇被吓得够呛，他们就会转变立场，同意纳粹的观点——对此施伦堡非常确信。

“太可怕了！”沃利斯抚了抚她那散发着光泽的黑色头发，并将头顶中央的发髻往下压了压，“他们恨我们。现在英国人很恨我们。”

“好了，别再说了，亲爱的。”爱德华伸出手来，握住了她的手，“并不是英国民众恨我们，是丘吉尔和他手下的走狗，还有我弟弟和他的妻子。笨蛋伯蒂^①，他因为我的缘故鸡犬升天，成为了乔治六世国王，

^①“伯蒂”是英王乔治六世的昵称，在他登基前家人都这么称呼他。

立马就翻脸不认人了，就好像我从来没有当过国王似的！”

“你不应该就这样忍气吞声，亲爱的。”沃利斯说这话的时候，脸上带着僵硬、不自然的微笑。

施伦堡清了清嗓子，“我收到了元首的信。”

“噢，太好了！”沃利斯喊道。她从黄金烟盒里取出一支香烟，然后将其插在一支很长很优雅的象牙烟斗上。公爵掏出打火机，为她点燃了香烟。她抬头对他笑了笑，接着拿起烟斗深吸了一口。

“他给了我一个数字。”施伦堡说。事实上，他早就非常清楚地知道，自从公爵放弃王位之后，夫妇俩一直都被经济方面的问题所困扰。施伦堡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了一张折叠好的小纸片，放在桌子上，然后用手指推到公爵面前。如果单纯只靠恐惧无法说服他们，那么金钱也许可以实现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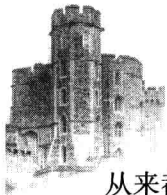
温莎公爵并没有动，只是平静地端详着桌上的纸片。过了几秒钟，也可能是十几秒钟，他伸出手去，缓缓地将纸片拿起来，接着将其一点一点地打开。他瞄了一眼那个数字，然后将纸片递给了沃利斯。她看着纸片，扬起了一边描画得非常精致的眉毛。片刻之后，她将纸片递还给公爵。

“这可是很大一笔钱，施伦堡。”公爵一边说一边将纸片推开。

“但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殿下。”施伦堡说，他将纸片拿起，放进桌上的陶瓷烟灰缸，继而点燃了它，让它被文火烧成了灰烬。“德军已经攻占了奥地利和苏台德区，还有波兰。紧接着，我们又陆续占领了低地国家^①和法国。当德军入侵英国的时候——伦敦沦陷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你的人民将需要你。”他的目光转向了沃利斯，“需要你们二位。你们都明白，一切都只是时间问题而已。目前我们正在建立制空权，一旦摧毁了英国皇家空军，我们就会大举入侵。你的那位弟弟——也就是现任英国国王——已经同温斯顿·丘吉尔及其走狗结盟，上了同一条贼船。既然如此，日后他自然不会被允许继续留在王位上。”

“那是当然的。”沃利斯低声附和道。她不喜欢国王和王后，他们

^① 指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三国。



从来都不认可她，而且在沃利斯看来，他们甚至还会利用一切机会来羞辱她。为什么她的丈夫在跟她结婚之后就不能继续留在王位上了呢？对此她永远都不能理解，也不能释怀。

“而他的女儿伊丽莎白公主也不可能登基、施行统治，因为她是在她父亲所赞同的政治思想及理念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所以，我们将非常需要你——你们二位——来敦促英国接受德国的占领。”施伦堡很明显地强调了言谈的对象，表明两个人都是极其重要的，“显而易见，殿下您将以国王的身份这样做，而公爵夫人则会以王后的身份协助您。”

“这事与我无关，施伦堡。”公爵说，“我们应该赶在成千上万的民众为了几个腐败政客的脸面而被杀害或致残之前就结束战争。相信我，在持续而猛烈的轰炸之下，英国很快就会极度渴望和平的。民众会变得恐慌，然后转而反对丘吉尔和艾登^①，当然还有当今的国王，这是毫无疑问的。在我看来，这便是绝好的机会，可以让我重新掌握王权。”公爵叹了口气，“不过你也知道，我不能正式出面支持这些事情。”

“你们还有其他什么选择吗？”施伦堡问道。

接下来是一阵长久的沉默。温莎公爵夫妇都很清楚，他们已经没有其他机会了。

“百慕大群岛。”沃利斯率先打破了沉寂。她翻了翻白眼，继而将烟灰抖入桌上的陶瓷烟灰缸。烟灰缸上画着粗糙的图案，是一名斗牛士正举起一块红色披风。“丘吉尔和目前的皇室成员想将我们驱逐到那个凄凉的小领地去，这样一来就可以轻易地扫清他们的路障，免得我们再挡他们的阳关道。”

“既然如此，当然别去。”施伦堡劝道，“元首对你们抱有很大期望，还有很多英国人民也是如此。如果你们能重新成为英国的国王和王后，那些支持你们的英国人一定开心极了。”

公爵和公爵夫人对视了片刻。“你有什么意见，亲爱的？”他问她。

公爵夫人缓缓地吐出了长长的蓝灰色烟雾，轻轻飘动的烟雾越来越

^① 全名罗伯特·安东尼·艾登，英国政治家、外交家，“二战”期间曾任英国国防委员会委员、陆军大臣、外交大臣和副首相等职，后来在1955年出任英国首相。

薄，很快就不见踪影。这些年她真的是受够了。早在他还是威尔士亲王的时候，她和他就有了风流韵事。后来，他的父亲——英王乔治五世——突然去世，他俩都因此而深感震惊和痛苦。在爱德华登基的时候，其余皇室成员的不满情绪几乎使得两人的关系破裂。

他们曾设想过——也许这是非常愚蠢的想法——一旦家族成员更加了解她之后，大家就会接纳她。然而，事实却不是如此。皇室家族的成员——尤其是新近加冕的乔治六世和伊丽莎白王后——非常明确地表明了立场，那就是爱德华绝不能既跟她这样一个离过两次婚、同时亦是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的密友的美国女人结婚，又继续留在王位上。

爱德华选择了同她结婚，从而放弃了王位，不过这件事差点儿要了他的命。看着他被迫作出这样的选择，她也伤透了心。他们的爱情得以幸存和延续，不过非常勉强。即使是在葡萄牙的明媚阳光之下，他们也是时而开心时而痛苦。

“目前的打算是：我们会去我们的好朋友里卡多·圣埃斯皮里图·圣席瓦尔的别墅享受一番。”她最终回答道，“要是……嗯，只有……德军入侵……”她耸了耸瘦削的肩膀，欲言又止。

“……你们便能指望我们做正确的事。”公爵帮她补充道，“当然，一切都是为了英国人民。”

三个人都点了点头。

“很好。”施伦堡站了起来，“我们就想听到你们说出这样的话来。希特勒万岁！”



布莱切利是一座位于伦敦西北、看上去很不起眼的铁路小镇，与伦敦的距离大约是五十英里^①。不过，从1938年开始，这座小镇一直都是政府密码学校的所在地。“政府密码学校”是官方说法，但那些知道内情的人都将其称为“X基地”或“战争电台”。另外还有一种比较通行的叫法，那就是将“布莱切利公园”中“布莱切利”的首字母“B”和“公园”的首字母“P”合在一起，简称B. P.。

布莱切利公园的主体是布莱切利庄园，后者从前是赫伯特爵士和范妮·莱昂夫人的住宅。这座庄园由一组维多利亚时代修建的都铎式风格红砖建筑群所组成，目前已处于政府的管控之下。庄园内部有很多身穿制服的男人女人们，也有为数不少的平民百姓。平民中的大多数男人都穿着宽松起皱的裤子和人字斜纹软呢外套，外套的手肘部位是补丁式样的皮革面料。几块原本十分茂盛的草坪随处可见磨损和印记——被人踩踏或被自行车碾压而形成的，中央的花园也被人践踏。之所以会呈现这番“破败”光景，是因为在这里工作的人们匆忙地修建和使用新增的小屋和办公楼时不得已而为之。

在布莱切利，真正要紧的工作是破译纳粹的军事密码，不过这对于大多数在此地工作的人来说都是一个秘密。在布莱切利公园工作的密码解译团队拥有一台改装过的英格玛密码机，以及一个用于挪威战役的密钥和两个用于纳粹空军的密钥。英格玛密码机是德国人的秘密武器，而事实上对于德国人来说，这款机器是波兰人献上的礼物。尽管英国密码破译团队已经截获了大量的纳粹密码电文，但是目前这些电文的破译工

① 1英里=1.6千米。

作还严重滞后。困难重重，希望犹在。在阿兰·图灵^①、彼得·吐恩和约翰·杰弗里的领导下，他们仍然在等待中孜孜不倦地工作着，期望能有奇迹出现。

纳粹党人坚信自己的密码牢不可破，而且他们也有充分的理由这么认为。当一名德军指挥官输入一条信息时，由密码机传送的电子脉冲会经过一系列的转轮、触点和电线，以此来产生加密后的代码，并以字母的形式体现，这些字母会在键盘上方的仪表板上显亮出来。信息接收者将上述加密后的代码输入自己的密码机，就能看到解译出来的信息一个字母接一个字母地显亮出来。英格玛密码机的转轮和电线能以几乎无限数量的方式来进行配置，外人若想破译英格玛密码，其概率是令人难以置信的1.5万亿亿分之一。

本杰明·巴蒂是剑桥大学三一学院^②的逻辑数学博士毕业生，在8号小屋里工作，职责是破译纳粹密码电文。巴蒂已经在这间四面透风的小屋里辛苦工作了八个月，小屋里弥漫着潮湿、石灰和煤焦油的气味。

他占用了十来间办公室中的一间，这些办公室都是用胶合板制作的脆弱隔板隔开的，非常简陋。其他工作区的各种声音可以透过隔板传过来——低语交谈声，“砰砰”作响的脚步声，尖锐的电话铃声，还有密码解译室里的X型打字机发出的一成不变的按键声。

天花板上的荧光灯射出刺目的光芒，将巴蒂和其搭档的影子投射在水泥地面上，由于角度的缘故，影子很长，就像两根细细的竹竿。他俩都是颇为年轻的男子，穿着皱巴巴的灯芯绒裤子和厚厚的羊毛衫，各自伏在两张风格并不搭配的破旧木制办公桌上工作，桌面上堆满了成捆成捆的文件。地板上杂乱地堆放着一些厚厚的马尼拉信封，信封封面上印有鲜红色的“绝对机密”字样。窗台上摆了一排脏兮兮的茶杯。一股

① 全名阿兰·麦席森·图灵，英国著名数学家、逻辑学家、密码学家，被称为“计算机科学之父”、“人工智能之父”。“二战”爆发后图灵返回剑桥大学，曾协助军方破译德国的著名密码系统英格玛（Enigma），帮助盟军取得了“二战”的胜利。他还是计算机逻辑的奠基者，提出了“图灵机”和“图灵测试”等重要概念。人们为纪念其在计算机领域的卓越贡献，专门设立了“图灵奖”。

② 三一学院是剑桥大学中规模最大、财力最雄厚、名声最响亮的学院，著名毕业生包括牛顿、培根、丁尼生等人。



蒸汽正“嘶嘶”地从油漆脱落的暖气片里冒出。厚厚的遮光窗帘严严实实地遮蔽着窗户。

身为工作狂的巴蒂此刻却等不及要离开。他有一个约会。

“这么说，她是个虚构出来的女孩吗？还是现实中真实存在的？”巴蒂的搭档詹姆斯·阿博特问道。阿博特很年轻，可是那张脸却苍白而憔悴，并且双眼下方都有深色的眼袋。在布莱切利，所有人看起来都是这样的。在这里，睡眠被认为是不必要的奢侈品。

巴蒂并没有被阿博特逗乐，“老兄，我不会泄露秘密的。”他说完后便穿上了一件羊毛外套，还往脖子上围了一条有条纹的学院风围巾。

“嗨，我说。”阿博特一边说话一边将穿旧了的包头牛皮鞋搁到桌子上，把身体往后靠了靠，“你起码得梳一梳头发，或者说梳一梳你头皮上仅有的残留物。”

这倒是实话。巴蒂应该不过就二十七八岁，脸上还带着些稚气未脱的可爱，不过他的黑色头发已经开始往后退了。这样的发型特征也许是遗传基因使然，或者是在布莱切利工作的被称为“译解密码者”的研究员们普遍所面临的巨大压力所致。通常，他因严重缺乏睡眠，以及被工作分心，所以对自己的外表没有太上心，可是他仍然留意到一个现象：在布莱切利公园里的女人当中，女研究员的地位是最高的。

那段不寻常的经历算得上是巴蒂第一次被异性从正面观察，不知怎的突然间他就变得很吃香了。尽管起初他认为：像维多利亚·基莉这样一个在布莱切利公园非常引人注目的有着高挑身材、白皙皮肤和乌黑头发的漂亮女人，竟然会对他这样的小伙子产生兴趣，着实是不可思议。不过，后来他还是慢慢地接受了这个事实，并且为此感到满足和沾沾自喜。

忽然，一阵敲门声响了起来。阿博特立即扬起了眉毛。

巴蒂遮遮掩掩地将门打开，但这一招不顶用，阿博特已经看清了来人是谁。“哇哦！维多利亚·基莉，传说中的电传公主，是什么风把你吹到我们的寒舍来了啊？”阿博特爽朗地说，与此同时他在办公椅上愈加往后靠了。

维多利亚的面部轮廓像凯瑟琳·赫本^①一样漂亮，会讲一口流利的法语，还能以优雅的姿势骑马和打网球，浑身上下都散发着社交淑女的魅力。“不过是电传女伯爵罢了，阿博特先生。”她讲话时展露出了她参加鸡尾酒会时最优美的笑容，“尽管我的家族很有名望，可我并不是很渴望成为皇室成员。”

“噢，在我眼里，你们所有这些可爱的姑娘都是公主。”他俏皮地说，并咧开嘴朝她笑了笑。

“这倒很有意思，不过我曾听你说，关灯后女人都是一样的。”她眨了眨眼，但阿博特却倒吸了一口气，差点儿从自己的椅子上掉下来。“因为墙壁太薄了，不隔音，阿博特先生。”她一本正经地补充道，而阿博特则努力使自己恢复平静。

她转而对巴蒂说：“你准备好了吗？”她已经穿上了自己的灰色大衣，还戴了一顶黑色天鹅绒帽子。巴蒂嗅到了一点点有些刺鼻的油墨气味，这是表明她一整天都在电传打字机旁边工作的气味。这样的气味附着在她的衣服和头发上，对巴蒂的吸引力就跟“一千零一夜”香水或“香奈儿五号”香水不相上下——至少在她身上是这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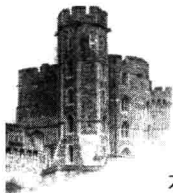
“是的。”他答复道，并戴上了自己的毡帽和真皮手套。

“那么，你们俩这是要去哪里呢？”阿博特问道。他提起一叠沾染了茶渍的文件，站了起来，“介意帮我把这些带出去吗？”

“音乐会。”巴蒂回答道，并从阿博特手中将那些文件接了过来，“巴赫。赋格曲。布莱切利公园弦乐四重奏乐团。”

“好的，祝你们二位玩得愉快。”阿博特说，“总得有人留下来照看铺子。”

① 好莱坞著名电影女演员，被公认为是美国电影与戏剧界的标志性人物和好莱坞的传奇，保持着奥斯卡最佳女主角获奖次数的最高纪录（四次）。美国电影学会将凯瑟琳·赫本评为美国电影史百年最伟大的女演员第一名。



在狭窄的走廊里，维多利亚将本杰明拉得更近了一些。“我还以为今天永远都不会结束呢。”她边说边用鼻子爱抚着他的喉结。

“这里不行。”他还得先将手里的文件处理了。附近的一个隔间里放着一台碎纸机，从碎纸机里吐出来的所有文件碎屑都会被装进一个标有“机密废品”字样的大箱子里。

她穿着高跟鞋，显得更加高挑，她的嘴唇可以很轻易地够到他的耳边。“我们不必去听无聊的音乐会。”她低声说，“我甚至不知道我如何才能坚持坐着听完它……”

她用舌头舔舐着他的耳廓，本杰明不由得呻吟了一下。

“我们走吧。”他的声音低沉而急切。

快要走出8号小屋的时候，他俩看到了克里斯多夫·布斯比，后者在主办公室里做行政方面的工作。两个男人都围着相同的蓝、红、黄三色条纹围巾——这是三一学院的经典标志。与维多利亚和本杰明擦身而过时，布斯比朝他俩眨眼微笑着。

. — — — . — — . .

一段时间之后，在维多利亚同另一名电传公主合住的四面透风的小屋里，本杰明在维多利亚的狭小卧室里睡着了。

当他开始轻轻地打鼾时，维多利亚从温暖的被窝里钻了出来，穿上了她的雪尼尔纱睡袍。她来到他的外套旁边，在他的衣袋里翻找着。转眼间，她就将那叠本该用碎纸机粉碎的文件取了出来，继而放进了一个抽屉里。

接下来，她轻手轻脚地回到床上，钻进被窝里，然后用手肘轻轻地推了推他。见他没有反应，她又推得更重了些。

“怎么了？”他含混不清地说。

“亲爱的，我实在是太抱歉了。可是，我的室友是个非常谨小慎微的女孩，要是被她发现你在这里，她一定会告诉房东太太的……房东太太绝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抱歉？”本杰明一边揉眼睛，一边回味着维多利亚的话。“好的。

是的，这是当然的。”他站起身来，穿上了自己的格子图案平角裤。

“非常感谢！”她说，“谢谢你的理解。嗯，还有那个。”

“噢，应该是我谢谢你才对。”他套上了外裤。他笑起来的时候，显得很孩子气，“你知道吗，我真的很想带你去外面约会。听听音乐会，拍拍照，再吃一顿丰盛的晚餐——或者说就目前而言最丰盛的晚餐。求你了，让我带你出去享受人生吧。”

“你真是个讨人喜欢的男孩，本杰明·巴蒂。”她微微叹了口气，并站起身来亲吻着他的后颈，此时他刚刚扣上了衬衫的纽扣。“实在是太讨人喜欢了。”她含情脉脉地说。

她帮他披上了外套，接着还为他系上围巾、戴上帽子。待他穿戴整齐之后，她送他出去，同他吻别。随后，她“咔哒”一声关上了房门，并倚在门上等待着，直到他的脚步声越来越远，最后逐渐消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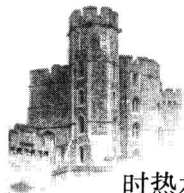
她走回房间，拿起了电话机的黑色塑料听筒，拨通了一个号码。“是我。”她对着话筒低声说道，“我拿到了一些你会很感兴趣的东西。我现在就动身去伦敦。应该几个小时之后就能到达，不会有太大误差。是的，我当然会用化名。”

片刻之后她又说：“我也爱你，宝贝儿。”

. — — — . — — . .

伦敦克拉瑞吉酒店是位于梅菲尔区——伦敦上流住宅区——的一座雄伟的红砖酒店，尽管它那奢华的铁艺围栏已经全被取走，熔化了用作军需品，但它仍然显得高贵典雅。在灯火管制的黑暗中坐了很长时间的火车，维多利亚终于抵达了目的地。她很欣慰地办理了入住手续——毫无疑问她登记时用的是假名，然后进到了一个温暖的、四面都是锦缎的套房，这里是一个远离破败的布莱切利的新世界。

她小心翼翼地将解译过的密码电文放在床上，之后便走进了大理石浴室，准备洗个热水澡，这时她留意到克拉瑞吉酒店“忘了”画上战



时热水配给的五英寸^①水位标记。她打开水龙头，滚烫的热水涌了出来，她赶紧趁热往水中加了一大把檀香味的土耳其浴盐。她舒了口气，脱掉衣服，然后将她那细长优雅的身躯滑进浴缸，倾斜着靠在浴缸的靠背上。本杰明是个如此唾手可得的目標。他很可愛，真的。这不是他的错，那可怜的……

套房的大门“吱呀”一声被打开了，然后又轻轻地关上了。由于热水还在流出，维多利亚没有听见开门的声音。忽然，她听到外面传来了一个很响亮的碰撞声。“宝贝儿，是你吗？”她仰起头来喊道。

没有任何人回应，随即浴室的门“嘎吱”一声被推开了。

“宝贝儿？”维多利亚睁大眼睛，在浴缸里坐直了身体。

子弹正好击中了她的眉心。她向后倒进了浴缸里，鲜红的血顺着她的脸往下流。渐渐地，浴缸中的泡沫变成了粉红色，然后又变成了深红色。当她那白皙而苗条的身体倒进泡沫中时，她无比惊讶的嘴张开着，构成了“O”字形。



① 1 英寸 = 2.54 厘米。